

台  
州  
札  
記

台州札記卷七

臨海洪頤煊

曾宏父十詩

能改齋漫錄紹興壬戌朝廷旣罷三大將息兵議和  
曾郎中惇時守黃州獻書事十絕句于秦益公秦繆  
進于上上喜與陞擢差遣任滿除台州詩云黃泥坂  
下雪猶深赤壁磯頭江欲平驛吏西來聞好語蕃人  
已出蔡州城和戎詔下破羣疑無復旄頭彗紫微屈  
已銷兵宜有報先看長樂板輿歸吾君見事若通神  
兵柄收還號令新裴度只今真聖相勒碑十丈可無  
人淮上州州盡滅烽今年方喜得和戎問誰老頤乾

坤了學語兒童道相公

四錄

鹿鳴燕詩

玉照新志舅氏曾宏父知台州鹿鳴宴坐上作詩以  
餞之末句云三郡看魁天下士丹丘未必墜家聲是  
歲天台全軍盡覆

元相國告身

揮 擢塵前錄舅氏曾宏父守台州有筆吏楊滌者能詩  
亦可觀言其外氏唐元相國之裔一日持告身來乃  
微之拜相綸軸也銷金雲鳳縷新若手未觸台樂天  
并書後有畢文簡夏文莊元章簡諸公跋識甚多尋  
聞為秦熈所取赤城志元相國墓在臨海東一十五

五里舊傳唐元稹之後嘗為州通判而死葬此今城  
東有元其姓者居之藏其祖拜相麻乃白居易行詞  
并書後有守取以遺秦禧

### 朱斐

天台續集曾惇次韻朱知裁少卿見貽二首丹丘山  
水窟中有如斗城地迥鳥不喧一葉動亦驚閉門有  
高士學道師廣成儵然臥環堵六印一縷輕脫非元  
真子疑即坐忘生姓名存丹臺寧閒月旦評小試未  
軒翥襍被辭漢廷肯令蓮社流坐歎草堂靈要當酌  
家醪酒色燦碧瑛少陵臥窮巷作詩歎秋雨坐令馬  
羣空真欲洗萬古乃知筆有神寧復慙思阻此翁已

仙去上界足官府下視五濁世正自一塵聚後學如  
秋蟬聒耳了無取月卿折檻後傳家有儀矩織成錦  
繡散宮商寄鳴杼追還正始音雅頌繼皇武即今風  
騷將僅可一二數豈伊塵滓人得此百世士心源忽  
湛然對面識諸祖何待登妙高厯險歎踽踽便可吃  
善才空中聞密語赤城志朱斐字知裁臨海人建炎  
二年進士官至大理少卿有燕石集藏於家

李才翁 德翁

赤城志李龜朋長安人字才翁與兄龜年齊名中特  
科監南嶽廟紹興末隨錢少師忱寓臨海

瀛奎律髓尤延之別李德翁詩長恨古人少斯人今

古人二難俱益友扣翁曰兩載覺情親世態深難測心  
期久愈真相看俱半百此別倍酸辛此延之台州任  
滿別二李作延之又入春半月未有梅花德翁有  
詩再用前韻詩三首

洪文惠未改名

赤城志添差通判題名洪造紹興十五年四月以左  
宣教郎至十七年五月替公文翠亭詩序政和丙申  
家君主寧海簿明年作文翠亭是秋而适生後二十  
八年适來貳郡事則公之通判台州當在紹興十四  
年錢氏大昕撰文惠公年譜亦作十四年甲子二十  
八歲到台州任與題名差一年公初名造後名适此

時尚未改名

陳良翰

宋景濂集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云濂過濠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徵濂題識按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詭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上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漏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元宗時宋璟卻王毛仲事正相類非有剛直之操者

孰能與於斯哉實錄舊藏元之內府革命後竟不知  
所在狀中既不收修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  
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為同時從官陳良祐事  
濂恐後人無所攷焉特為補缺授諸公完使藏焉公  
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 臨海三陳

赤城志陳公輔字國佐政和三年釋褐第一官至右  
司諫禮部侍郎宋史有傳子夷行紹興五年進士終  
監南嶽廟孫達善直徽猷閣利州路轉運判官楊善  
歷吏部郎中終知光州侄周行知南康軍子舉善紹  
興十八年進士歷左司郎中終秘閣修撰嘉善紹興



二十一年進士終知江陰軍舉善子鑄乾道八年進士終朝散郎主管冲佑觀 紹興十八年題名錄陳舉善字能之小名駒郎小字千里曾祖正故任承事郎致仕累贈右大中大夫祖宓故不仕父周行見任從事郎大理評事兄弟二人本貫台州臨海縣大固鄉丘祥里赤城志狀元橋在州東一里陳侍郎公輔居之大固鄉丘祥里當是其舊族也

陳良翰字邦彥紹興五年進士歷宗正少卿權兵部侍郎後除敷文閣直學士序贈大中大夫謚獻肅宋史有傳子耆壽直寶誼閣兩浙運判彭壽福建提點刑獄廣壽乾道八年進士歷金部郎中司農少卿刑

部侍郎

赤城志獻肅舊與侍郎公輔通譜朱子撰

獻肅行狀稱族父侍郎陳公然則二陳不同系也

陳騷字叔進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禮部尚書同知  
樞密院參知政事知樞密院進觀文殿大學士薨贈  
少保宋史有傳 寶祐四年題名錄陳紹裘字初學  
曾祖騷祖昭孫父績本貫台州臨海縣陳紹商字元  
禮曾祖騷祖廣孫父輝本貫台州臨海縣寄居仙居

### 鄭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淳熙六年正月戊辰大雨震電  
庚戌大雨雪陳良翰時為左諫議大夫以東宮久未  
建手疏言之孝宗嘉納七月台州進士鄭偉上雪亦

及春坊事虞允文薦於孝宗召見補右迪功郎晁公  
遡日記云往年偉已有旨命官梁叔子在瑣闥繼之  
而止至是介於王忬忬見右相使偉俟於客位俄延  
之入今日引命以官公遡所記如此而實錄會要及  
龔頤正持命錄皆無之疑不作錄黃故也

### 蕭振

宋史蕭振傳字德遠溫州平陽人後知台州海寇勢  
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煒在獄洪涉錫徽猷待  
制謫居池州初煒將上書責李光侑秦檜議和時振  
為侍御史煒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振知台州而  
煒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善遂薦煒改

秩又移書於檜從子泰昌時俾同薦之屬吏密語振  
曰煒嘗以嘗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不當舉待制  
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遂因煒獄中  
供前事而貶天台續集有蕭振示邦人詩  
王淮傳為台州臨海縣尉郡守蕭振一見奇之許以  
公輔器

曾吉甫知台州

陸游曾文清公墓誌銘公諱幾字吉甫知台州娶錢  
氏有郡酒官者夫人族子也大為奸利且恣橫患苦  
里閭公亟捕繫獄奏廢為民黃巖令用兩吏為囊橐  
以受賕吏持之令不勝怒械吏置獄一夕皆死公發

其罪或以書抵公曰令左丞相客公治益急亦坐坐  
廢踰年召赴行在所力以疾辭除直秘閣歸故官數  
月復召既對太上皇帝勞問甚渥除秘書少監守台  
州以屬縣竝海產蚶菜比去官終不食宋史曾幾傳  
作令丞相沈該客也治之益急賀允中薦召對以疾  
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帝大悅除秘書少  
監

曾幾茶山集登玉霄亭詩老荷君恩付赤城瘦筇扶  
上玉霄亭懸知地接溟溟海坐見天橫兩兩星作賦  
興公虛想像請官司戶實飄零衰翁何幸分符竹一  
覽東吳未了青墓誌銘云紹興二十五年十一月起

公提點兩浙東路刑獄明年知台州乾道二年五月  
戊辰卒年八十三知台州公年七十二

中山詩次韻

南澗甲乙稿有陪曾吉甫游中山詩云去天尺五城  
南寺極目層軒得上游山閣雨收雲點綴江清日淡  
柳風流僧扉繚繞牛鳴地樓閣參差斗大州公自蓬  
萊舊仙侶一麾真復古鼇頭茶山集有題中山廣軒  
次韓无咎韻詩云鈴齋偈仄未銷憂暇日聊為怡憤  
游喬木中間藏古寺籃輿直上得名流豈無雲水連  
孤嶼亦有山林望一州後日玉霄峰頂去憶經行處  
為回頭即和此詩今甲乙稿本作中山誤也時无咎

兄元龍官天台令故嘗往來台州

望海潮詞

能改齋漫錄紹興庚午台之黃巖妓有姓謝與姓楊者情好甚篤為姬所制相約夜投諸江好事者有為望海潮以弔之彩筒角黍蘭橈畫舫佳時競弔沈湘古意未收新愁又起斷魂流水茫茫堪笑又堪傷有臨皋仙子連壁檀郎暗約同歸遠煙深處弄滄浪倚樓魂已飛揚共偷揮玉筋痛飲霞觴煙水無情揉花碎玉空餘怨柳淒涼楊謝舊遺芳算世間縱有不恁非常但看芙蓉並蒂他日一雙雙

陸靜之

渭南文集浙東安撫司參議陸靜之墓誌銘公會稽  
山陰人以父任補將仕郎調台州天台縣主簿不赴  
徙知台州寧海縣部使者挾私憾中公以法鍛鍊累  
月無所得然猶坐微文銜替在寧海有姬訴子不孝  
二十條公遽呼姬問之情不能置一辭逮問為書者  
則姬之女璿實為之案驗辭服一邑驚以為神

蘇玘

渭南文集吏部郎中蘇玘墓誌銘初補將仕郎調台  
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為大縣地百萬畝吏與  
豪民為市戶籍唯出鄉有秩于官莫能稽考公日夜  
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皆洞見貧下始得



錢端禮

樓鑰攻媿集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公諱端禮字處和吳越忠懿王六世孫也公承平時生長京師富貴中了無膏粱之習又先世自文僖公以來文獻相繼故公自少多識前言往行熟于典章由熙寧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及知者歷歷能言之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至宰相非力學烏能至是耽玩經史未嘗一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七史甚備晚著諸史提要行於世尤通於左氏西漢率多成誦幼好為詩伯祖內相文肅公勰字穆父與蘇文忠公游往來書尺唱和甚多公尤刻意摹效詞翰得其遺風為政飾以儒

雖不專事文法察吏稟白使盡其詞一言剖決是非  
立判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不顧一己之私意所不欲  
迫之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  
患致力陳和議終始不變公始至台呂忠穆公頤浩  
一見賞歎以公輔期之又為參政席公益所汲引中  
書舍人潘公良貴元樞賀公允中皆相友善尤有知  
人之鑒丞相史公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於布  
衣或取於賓僚推輓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臺郎者  
甚眾嘗奏事德壽太上賞雪賜坐以玉盃宣勸不以  
名呼隆眷如此因問及閒居自號乃大書松窗以賜  
上亦賜忠實二字兩朝宸翰光動一時公雖家居而  
恩數視政府其孫哀所著詩文奏議若干卷號松窗

集藏于家初康公賢穆葬天台之護國山公以某年某月甲子從葬遂為台人

錢處和賓館

玉照新志錢處和紹興甲子歲為明州通判招魏南夫處賓館史直翁乃南夫同舍生偶羅橫逆拘係適歲當行科舉南夫為請與處和憐之懇太守始得就試遂預首薦明年登進士第調餘姚尉復與南夫為代其後二公皆登揆席處和雖止參預常行宰相事異哉

王卿月

攻媿集太府卿王公墓誌銘公諱卿月字清叔世居  
開封府父思正徙台州今為台人公生於贛上嫡母  
太恭人商氏夢月墮於前以祐承之僅得其半是夜  
陸宜人實生公故以名命焉隆興改元試入右庠乾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都巡  
檢非其志也五年登進士第調温州樂清尉到官值  
海寇充斥制司督捕甚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  
使人扼其境路所出相繼就擒憲使程公大昌奇其  
才薦於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郎守  
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遷太府丞六月為秘書郎兼  
吳王益王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起居舍人十一  
月除起居郎兼中書舍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

曹不四年擢用為文字官嘗草胡公銓詞云吾寧身  
蹈東海獨伸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泰山微相如何  
以強趙人多稱之五月除直秘閣知廬州僅七旬而  
陸宜人年高嬰疾請祠歸五年八月起知靜江府時  
臣僚有謂廣西鹽法不便於民欲罷官嚮而行鈔法  
公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雖一時不能行卒如公  
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  
改帥瀘州紹熙三年除宗正少卿六月假吏部尚書  
為金國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發于背或勸  
其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行次揚州卒于舟

中年五十有五公性警敏記誦絕人先以武舉進既精習兵書武事又登儒科詞章瞻蔚古事今事問無不知旁通釋老之書百家之學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至于攷辨鼎彝古器游戲翰墨丹青一一造妙而又貫穿文法練習吏事恩威兼舉所在辦治娶趙氏子三人長好諫迪功郎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問好生並將仕郎以十月己酉葬公於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墓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乾道淳熙間太學諸生久不第者多去從武舉己乃鎖其廳應進士第時王卿月時叙首應二舉後官至修注又淳熙元年九月幸玉津園講燕射之禮起居舍人王卿月亦射中賜襲衣金

帶

圖繪寶鑑王清叔字醒齋開封人乾道間進士又號醒庵學廉宣仲畫枯木竹石官至太府卿世稱王經畧之名特著

聞見錄道樞之說博而寡要王清叔云莫要於龍虎交其說以己午兩時絕思慮假寐則龍虎自交不假修為其寵姬病骨蒸受以此法十日後自覺腰間煖如火疾自愈

夷堅志天台王卿月字清叔生於紹興戊午敏悟多藝能琴奕卜筮音律射醫無所不妙解有琴一張絕

佳殊自寶惜即起居舍人出牧淮西至淳熙庚子年四十有三矣在鄉里夢一道士霞裾雲頰氣拂霄漢才見即與之琴王驚喜捧翫即已物也笑之謝曰是吾家所藏何必爾道士曰舍人徒有此琴未識其意因覆琴背龍池示之中刊八字曰一紀之年事在小紅方擬叩其指而寤紹熙壬子自瀘南召還為宗正少卿從牙儈得一善夾小鬟問在家時名為何曰小紅也猛憶昔夢而相去恰一紀鬟既工於技又能七絃遂倍常價買之而畀以所寶者嬖寵甚至纔兩月被命使金國王固精五行以是歲運限衝擊不願往辭之再三不獲至七月七日出國門到姑蘇疽發背



聞至京口沒劇未及揚州十里而卒

曹耜

攻媿集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父勛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累贈太師謚忠靖公為忠靖次子幼而敏慧紹興十九年補成忠郎二十九年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三十年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器監主簿隆興二年遷宗正丞乾道五年添差通判明州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亦盡心裨贊相得甚歡八年太上皇帝時以皇太子尹京妙選寮案除公臨安府推官錢唐江岸為風濤

所壞大興工役公進錢萬緡石版五千片以佐其費  
朝廷特轉一官以寵之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到官尤  
篤意民事剖決滯訟皆得其平十三年差知衡州十  
六年冬陞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尹京時賢寮也  
問勞甚寵留為尚書司封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  
名改工部郎中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  
閏六月乙未卒年六十二娶洪氏吏部尚書擬之孫  
通判明州光祖之女子男二人是歲八月丙申葬公  
於臨海縣靖安鄉小石堡之原

鹿何致仕

程史孝宗朝尚書郎鹿何年四十餘一日上章乞致  
其事上驚諭宰相使問其繇何對曰臣無他顧德不  
稱位欲稍矯世之不知分者耳遂以其語奏上遂其  
欲時何秩末員郎詔特官一子凡在朝者皆詩而祖  
之何歸築堂扁曰見一蓋取人人盡道休官去林下  
何曾見一人之句而反之也何去國時齒髮壯不少  
哀居二年以微疾卒或較其積閱開謂雖居位猶未該  
延賞天道固有知云所官之子曰昌運余在政府時  
昌運為左帑常因至北關送客吳勝之為余道其事  
今知連州

紹陶錄二卷宋王質撰以陶潛陶宏景皆棄官遺世  
其同時唐汝舟鹿何可繼其風因作此書上卷載栗

里華陽二譜下卷紀唐鹿事

宋之瑞占對

四朝聞見錄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所居之瑞對曰臣家於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名山勝剎孰為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清上大加賞歎之瑞遂階兩制云

尤文簡東湖詩

萬柳溪邊舊話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為秘書丞者共以文簡名對亟授之補外守台州聲名同前守趙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東湖四詩嘉之遂除

淮東提舉天台集有尤袤台州四詩三日霖霖已渺  
漫天晴三日又言乾自來說道天難做天到台州分  
外難百病瘡痍費撫摩官供仍媿拙催科自憐軟掌  
成何事贏得霜毛一倍多多病多愁老使君不愛風  
雨不憂貧三年不識東湖面柱與東湖作主人兩載  
終更過七旬今朝方始是閑身細看壁上題名記六  
十年間只五人

謝廓然

續宋編年通鑑淳熙四年五月謝廓然賜出身除殿  
中侍御史宋史本紀淳熙五年正月侍御史謝廓然  
乞戒有司毋以程頤王安石之說取士從之宰輔表

淳熙七年五月謝廓然自刑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八年八月甲寅謝廓然自權參知政  
事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兼權參知政事九年六月  
丁巳謝廓然自同知樞密院致仕本紀作六月戊午  
謝廓然薨揮麈後錄執政謝開之廓然謚榮敏  
宋史龔茂良傳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中書  
舍人林光輔繳奏不書黃遂補外職茂良力求去與  
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  
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  
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

徐範

宋史徐範傳字彞父福州侯官人丞相趙汝愚去位  
同舍生議叩闕上書書已具 胄大怒謂其扇搖國  
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與兄歸同往禁錮十  
餘年

商飛卿為神

齊東野語洪燾仲魯忠文公咨夔次子也嘉熙戊戌  
中元方走廁忽覩駱老在側倉卒忘其死往從其行  
其去甚駛天昏昏如昧爽足下風濤澎湃聲可恐意  
非佳境稍前有一河污濁特甚僧尼道俗汨沒其間  
至北方悟為入冥心甚悲恐稍前有宮室軒敞巍聳  
四垂簾幙庭下列緋綠人獄卒甚眾儀如人間大官

府忽殿上簾盡捲有綠衣者出坐東向緋衣者坐西  
向最後金紫人居中庭下綠衣吏抱文書而上高唱  
云洪某枉法行財罪當死洪懼甚漫答云為叔解紛  
初非枉法金紫人怒曰此人間諱詞安得至此洪曰  
死不辭然非<sup>有</sup>三說金紫人始首肯曰可供狀來便有  
紙筆直書其說以呈金紫人怒方霽命綠衣導之以  
回途中因扣綠衣金紫者何人拱手對曰商公飛卿  
字翬仲乾淳間從官赤城志商飛卿臨海人淳熙二年進士官  
至戶部侍郎宋史有傳攻媿集商侍郎飛卿輓詞所  
至仁聲著甘棠幾去思敬姜嗟哭子伯道痛無兒郎  
省傷連壁文闡見刻辭邊民紛墮淚忍讀峴山碑



柏州札記卷之終

台州札記卷八

臨海洪頤煊

劾唐仲友六狀

朱子大全集載朱子按知台州唐仲友凡六狀氣矜之見賢者不免所奏未必盡出於深文周納然是非曲直兩置不問以此見宋法之寬節錄數條以見當日情狀

第三狀

臣昨兩次具狀按劾知台州唐仲友促限催稅違法擾民罪狀聞奏乞賜罷黜及聞本人更有不公不法事件乞候一面審究以聞臣於今月二十三日到本州密切體訪及先據本州通判申并據士民陳狀皆稱仲友到任以來少曾出廳受

領詞狀多是人吏應襲林木接受財物方得簽押  
無錢竟不得通以市戶應世榮為耳目令其在外  
刺求富民之陰事民間初無詞訴急遣吏卒奄至  
其家捕以送獄擇奸貪之吏鍛鍊考掠傳致其罪  
往往徒配或請囑既行則又忽然縱曲直直輕重  
初無定論邦人畏其凶猷無不重足而立又本州  
違法收私鹽稅錢歲計一二萬緡入公使庫以資  
妄用遂致鹽課不登不免科抑為害特甚又抑勒  
人戶賣公使庫酒催督嚴峻以使臣姚舜卿人吏  
鄭臻馬澄陸侃為腹心妄行支用至公饋送親知

刊印書籍染造匹帛製造器皿打造細甲兵器其  
數非一逐旋發歸鄉里仲友又悅營妓嚴蘂欲攜  
以歸遂令偽稱年老與之落籍多以錢物償其母  
及兄弟據司理王之統供今年五月滿散聖節方  
知弟子嚴蘂王蕙張韻王懿四名知州判狀放令  
前去即不曾承準本州公文行下妓樂司照會仲  
友身既不正遂不能令其子弟以至白晝公然乘  
輜出入娼家交通關節受納財賂曾為羣不逞就  
娼家毆擊狼狽而仲友不敢問其嚴蘂沈芳之徒  
招權納賂不可盡紀其簿歷文字少經倖貳之手  
惟倚臨海縣丞曹格及曹官范杉等格妻與之有

媿姻得出入其家早暮無節物論頗醜凡此細碎  
污穢之迹臣不敢縷陳以瀆天聽 一公庫所入  
舊例並支見任官員逐月供給及宴會之屬自兩  
年來卻以糴本庫錢撥入軍資庫軍資庫撥入公  
使庫以支供給公庫之錢既富乃巧作名色以饋  
送為名多至五百貫少至數十貫專委公庫手分  
馬澄支行及書表司楊楠偽作書劄送與官員封  
角了當卻供入宅堂又其間婺州親戚如妻之親  
兄何知縣何教授其子之妻父曹宜宣教其表弟高  
宣教者甚多止宿邸齋爭受關節以此頻作宴會  
無不預坐留連數月臨行饋送各以數百千及去

年十一月次子娶婦凡供帳幙帟染破紫綾羅絹  
凡數百匹從人衣衫數百領樂妓衣服並是什物  
庫陸侃支公使庫錢往仲友私家婺州所開綵帛  
鋪高價買到暗花羅并瓜子春羅三四百匹及紅  
花數百斤本州收買紫草千百斤日逐拘繫染戶  
在宅堂及公庫變染紅紫其妓第四十餘人都行  
首嚴藥分真紅暗花羅餘行首分瓜子羅其餘分  
春羅每人分俵真紅大袖帔子背子紅裙衫段幘  
子各一副一州驚駭其餘所染到真紅紫物帟並  
發歸婺州本家綵帛鋪貨賣一仲友自到任來  
本性喜引致奸私公事或告首事不干已或幘箔

曖昧不明或僧道與人有寃並行受領皆欲窮究  
根底並不憑信獄官推司所勘自引歸花園中亭  
館及宅堂後宴坐去處親自鞠問收受貨賂不可  
勝計並是子弟專決其所諾不副者雖已釋去復  
行追繫增其刑名所需既滿者刑名雖重結案之  
後平白不斷如僧景猷犯奸事道士祝元善亦預  
景猷富厚賁賂甚重不能應其所需則籍沒其衣  
鉢莊產之屬祝元善因棲霞知宮姓李者以彈琴  
出入宅堂首以厚賂徑達未斷間先令放出竟不  
斷罪李承節之妻為應揚所犯乃外甥犯從舅母  
或佃者犯主母干連十餘人臨斷時得二千緡平

白不斷富室黃士龍黃日新更易其妻穢不可言  
並自引上親勘既受其物至今不斷凡此等事皆  
顯然人所共知者 一臨海縣丞曹格係仲友長  
子妻黨其人凶暴貪婪全無忌憚自仲友到任倚  
恃至親之故妄作聲勢凌侮同官捶撻胥吏凡士  
大夫不問見任寄居無不遭其譖訴以其妻出入  
郡齋日有醜惡之聲傳播一郡公然不時出入宅  
堂或入其子舍傳度關節百端收受并仲友長子  
之妻父曹宣教者即曹格之堂兄往來曹格之家  
通同干預公事全無顧藉仲友弟婦兒女婦姪不  
時往曹格之家飲燕媒狎無禮靡所不至 一仲



友有三子長曰士俊次日士特士濟及其甥姪數人隨侍來此自到任見客則立於屏側引問公事則環於坐隅與胥吏混立紛然干預有簽押決遣各出己意不容其父下筆多因賄賂先入其父不止明知有公受其欺者是非曲直一切反戾其父子各據第妓三子多出入王靜沈玉張嬋朱妙沈芳之家盤合簡貼絡繹道路一仲友自到任以來寵愛第妓遂與諸子更相踰濫行首嚴禁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媒狎雖在公筵全無顧忌公然與之落籍令表弟高宣教以公庫轎乘錢物津發歸婺州別宅來又與沈芳王靜沈玉張嬋朱妙等之

更互留宿宅堂供直本州亢旱啟建祈雨道場安  
撫司文牒傳奉聖旨令精意祈求非不嚴切仲友  
卻追拘收外縣弟子十餘人及散樂二三十人逐  
日出入宅堂以下棋彈琴為名公然於道場前往  
來一日寄居士民在儀門下修設水陸道場其長  
子士俊自臨海縣丞曹格家醉歸帶挾弟姪數人  
於本處觀視嬉笑歌唱無所不至士庶歎恨皆云  
太守如此兒子又如此如何會有雨澤感應一一  
仲友造置浮橋破費支萬餘貫官錢搔擾五縣百  
姓數月方就初以濟人往來為名及橋成了卻專  
置一司以收力勝為名攔截過往舟船滿三日一

次放過百端阻節搜檢生出公事不可勝計此項若不早與奏聞行下廢罷卻是本州添一稅場遺害無窮

第四狀 臣因巡歷至台州見唐仲友委有不公不法事件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具錄奏聞仍將一行干連人送紹興府根勘乞詔有司毋得觀望嚴賜根究依法施行臣前所奏雖已畧陳其大端今既得其實狀請摭其一二冒死奏聞以質前言之非妄 一人戶張見等狀訴仲友與弟子行首嚴藥情涉交通關節及於秋令歸去今據通判申於黃巖縣鄭爽家追到嚴藥據供每遇仲友筵會嚴藥進

入宅堂因此密熟出入無間上下合千人並無阻  
節今年二月二十六日宴會夜深仲友因與嚴藥  
踰濫欲行落籍遣歸婺州永康縣親戚家說與嚴  
藥如在彼處不好卻來投奔我至五月十六日筵  
會仲友親戚高宣教換曲一首名卜筭子後一散  
云去又如何去住又何住但得山花插滿頭休  
問奴歸處五月十七日仲友賀轉官燕會用弟子  
祇應仲友復與嚴藥踰濫仲友令嚴藥逐便且歸  
黃巖住下來投奔我遂得放令逐便一據弟子  
行首王靜供元係長行弟子每遇祇應筵會多在  
宅堂出入無間今年三月內因公筵勸酒遂與仲

友男十八宣教踰濫自後往來不絕五月二十一日十八宣教偕馬三足與王靜嚴藥沈玉乘騎仍將官會五道與王靜支散馬下人至二十三日行首嚴藥落籍是王靜囑十八宣教稟覆仲友補充行首仍是十八宣教將官會五十貫文與王靜支分使用并送毛段一丈四尺及曾將蓮花紗一疋扇子一柄曲二十冊係學院子金璉送與王靜作人事至六月十八日王靜移過廟弄嚴藥舊屋居住節次是十八宣教到家宿臥至四更回州因此外人得知多有犯事人托王靜關節說與十八宣教得錢使用供贓是實

第五狀

臣昨在紹興府道間聞得台州守臣唐仲友催稅刻急民多流移即於七月十九日具狀奏聞至二十三日入本州界又得其實再以狀奏至二十七日又得其貪汙淫虐蓄養亡命事狀數件復具條奏竊為聖明威斷必不容貸雷霆震擊將不旋踵而側聽兩旬未奉處分仲友始者自知罪賊應死亦甚惶恐此數月來忽復舒肆追呼工匠言語譁張至以弟子嚴藥繫獄之故中懷忿切公遣吏卒突入司理院門拖拽推司亂行捶打其狂悖無忌憚之氣悻然不哀及至本州結錄引斷藥等罪案仲友又遣客將張蕙傳語通判趙善俊云

已得指揮差浙西提刑前來體究未可引斷臣伏見仲友本貫婺州其亡弟之妻王氏見隨仲友同在郡舍仲友近日又為吏部尚書侍御史所薦而其支黨共為貪虐之人又皆臺省要官子弟親戚況仲友為人陰狡有素事窮勢迫干求請託何所不為謹復具此曲折昧死奏聞欲乞睿斷先將仲友早賜罷黜付之典獄根勘行遣以謝台州之民然後申詔攸司議臣之罪重寘典憲以謝仲友之黨臣不勝幸甚

第六狀 臣九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前奏知台州唐仲友催稅刻急及有不法等事已蒙

朝廷委送別路官司體究方慮失實自取咎戾不  
謂乃蒙聖恩改除臣別路差遣伏緣未有被受未  
敢具奏謝恩陳情懇祈罷免然竇深慮將來臣既  
去官之後章奏無因得聞覽體究官司不無觀望  
望或至變亂白黑以惑天聽敢復掇其一二大者  
條奏以聞 一據台州公使庫手分馬澄供唐仲  
友任內據客將陳庾周式夏公明并書表司楊楠  
每月寫單麻供送官員等特送折酒折茶等錢係  
楊楠徑就庫子葉志邊請取前去收買海味等支  
送親戚有付書簿可照及南果京果海味等物入  
宅有支送錢物具出帳狀唐仲友自淳熙八年三



月初五日止淳熙九年六月初十日共支過錢一萬九千五百二貫三百二十三文送與陳富教等如去年閏三月二十八日支錢一十貫文支送新鎮江府諸軍糧料院姜大夫辭赴發路折酒酒錢係是著實支送並不曾具入前項帳內且澄所具出支送錢物帳狀委不知唐仲友曾不送與官員一據台州書表司楊楠供去年三月內唐仲友叫楠指揮我到任鄉里官員相知並無送惠口點官員士人六七員姓位今具單狀公庫支送折酒錢數內一員一十五貫或二十貫或五貫湊及五十貫具單判送本庫關取會子封角同書就書院

供納自後或二日一次或三日一次或五日一次  
類及五十千取呈批判就庫關取會子封角并書  
係楠齋入書院交納唐仲友更有令客將夏公明  
陳庾林實周式張蕙及本司李瑞各有承受指揮  
揮寫單支送官員楠不知名件并唐仲友開雕荀  
楊韓王四子印板共印見成裝了六百六部節次  
經納書院每部一十五冊除數內二百五部自今  
年二月以後節次送與見任寄居官員及七部見  
在書院三部安頤書表司房并一十三部係本州  
史教授范知錄石司戶朱司法經州納紙兌換去  
外其餘三百七十五部內三十部係表印及三百

四十五部係黃壇紙印到唐仲友遂旋盡行發歸  
婺州住宅內一百部於二月十三日令學院子董  
顯等與印匠陳先等打角用箬籠作七擔盛貯差  
軍員任俊等管押歸宅 一據台州公使什物庫  
專知陸侃供去年十二月間唐仲友關支軍資庫  
絹二百匹令染鋪夏松收買紫草就本州和清堂  
染紫造做宅堂帳幔應干牀幃設大桌衣及支散  
人從衣衫等物內除從人衣衫著用外有其地什  
物蒙唐仲友令三六宣教用黃巖竹籠六隻盛貯  
般入宅堂排辦念九宣教娶新婦用及去年十二  
月間娶新婦第妓散樂並重造新衫係公庫馬澄

徑支錢收買婺州羅回歸就和清堂令馮四等變  
染真紅係唐仲友令客將林實喚上弟妓嚴藻等  
其名就書院親自看揀俵散并今年正月十五日  
元宵設醮係公庫徑支錢往婺州收買黃蠟做造  
一據蔣輝供去年三月內庚仲友叫上輝就公  
使庫開雕楊子苟子等印板輝共王定等一十八  
人在局雕開至十月內蒙提刑司有文字來追捉  
輝仲友使三六宣教令輝收拾作具入宅至後堂  
名清曠堂安歇宿食是金婆婆供送飯食得三日  
仲友入來說與輝稱我救得你在此我有些事問  
你肯依我不輝當時取覆仲友不知甚事言了是

仲友稱說我要做些會子輝便言恐向後敗獲不  
好看仲友言你管我你若不依我說便送你入獄  
因殺你是配軍不妨輝怕台嚴依從

鮫埼亭集唐台州說齋以經術史學負重名於乾淳  
間自為朱子所糾互相奏論其力卒不勝朱子而遂  
為世所訾方乾淳之學初起說齋典禮經制本與東  
萊止齋齊名其後浙東儒者絕口不及蓋其以公事  
得罪憲府而要人為之左袒者遂以偽學詆朱子并  
其師友淵源而毀之固宜諸公之割席而要人之所  
以為說齋者適以累之詳攷台州之案其為朱子所  
糾未必盡枉說齋之不能檢束子弟固無以自解於

君子然彈文事狀多端而以牧守刻荀楊王韓四書  
未為傷廉其中或尚有可原者況是時之官非一跌  
不可復振者也說齋既被放杜門著書以老則其人  
非求富貴者不可以一偏遽廢之是吾長於善善之  
心也

### 朱唐始末

宋史鄭丙傳浙東提舉朱熹行部至台州奏台守唐  
仲友不法事宰相王淮罷之熹章十上丙雅厚仲友  
且迎合宰相意奏近臣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  
盜名不宜信用蓋指熹也於是監察御史陳賈奏道  
學之徒假名以濟其偽乞擯斥勿用道學之目丙倡

賈和其後為慶元學禁善類被厄而罪為多

宋史朱熹傳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為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仲友亦自辯淮以熹章進呈上令宰屬看詳都司陳庸等乞令浙西提刑委清強官究實仍令熹速往早傷州郡相視熹時留台未行既奉詔益上章論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上疏詆程氏之學且以沮熹淮又擢大府寺丞陳賈為監察御史賈面對首論近日縉紳有所謂道學者大率假名

以濟偽願考察其人擯棄勿用蓋指熹也

林下偶談金華唐仲友字與正博學工文熟於度數  
居與陳同甫為隣同甫雖工文而以強辨俠氣自負  
度數非其所長唐意輕之而忘其名盛一日為太學  
公試官故出禮記度數題以困之同甫技窮見黜既  
揭榜唐取同父卷示諸考官咸笑其空疎同父深恨  
唐知台州大修學又修貢院建中津橋政頗有聲而  
私於官奴其子又頗通賄賂同甫訪唐於台州知其  
事具以告晦翁時高炳如為台州倅才不如唐唐亦  
頗輕之晦翁為浙東提舉按行至台州炳如前途迂  
而訴之晦翁至即先索州印逮吏旁午或至夜半未



已丑人頗駭唐與時相王季海為鄉人先客中朝省  
嫌避晦翁按章及後季海為改唐江西憲而晦翁力  
請去職蓋唐雖有才然任數要非端士或謂晦翁至  
州竟按去之足矣何必如是張皇乎同甫之至台州  
士子奔湊求見黃巖謝希孟與同甫有故先一日與  
樓大防諸公飲巾山上以待之賦詩有云須臾細語  
夾簾言說盡尊拳并毒拳語已可怪既而同甫至希  
孟借郡中伎樂燕之東湖同甫在坐與官伎語酒至  
不即飲希孟怒詰責之遂相詈擊妓樂皆驚散明日  
有輕薄子為謔詞末云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一  
州傳以為笑

齊東野語朱晦菴按唐與正事或云呂伯恭嘗與仲  
友同書會有隙朱主呂故抑唐是不然也蓋唐平昔  
恃才輕晦菴而同陳同父頗為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  
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屬唐為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  
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邪妓謝唐曰汝須能忍飢受  
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  
陳知為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見相唐云何答曰曰  
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內有  
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  
為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撫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  
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既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

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  
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乃以季海右唐而并  
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貳卿蓋親得之婆  
之諸呂云

四朝聞見錄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劾台守唐氏上將  
寘唐於理王為與唐為姻乃以唐自辨疏與考亭章俱  
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  
唐蘓學為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蘓氏未遑  
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為解  
吹劍錄外集淳熙九年晦菴為浙東提舉按台州唐  
仲友不法丞相王淮與唐姻故使察院陳賈彈之侍

郎鄭丙目為偽學遂以祠去太學詩云周公大聖猶  
遭謗元晦真賢亦被譏堪歎古今兩陳賈如何都把  
聖賢非

行都紀事朱晦菴為倉使時某郡太守遭招撫幾為  
按治憂惶百端未幾晦菴易節他路喜可知也有寄  
居官署者因召守飲出寵姬歌大聖樂至末句云休  
眉鎖問朱顏去了還更來麼太守為之起舞也

### 嚴蕊

齊東野語天台營妓嚴蕊字幼芳善琴奕歌舞絲竹  
書畫色藝冠一時間作詩詞有新語頗通古今善逢  
迎四方聞其名有不遠千里而登門者唐與正守台  
日酒邊常命賦紅白桃花即成如夢令云道是梨花

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  
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與正賞之雙鵲又七夕邵齊  
開宴坐有謝元卿者豪士也風聞其名因命之賦詞  
以己之姓為韻酒方行而已成鵲橋仙云碧梧初墜  
桂香纔吐池上水花微謝穿鍼人在合歡樓正月露  
玉盤高瀉蛛忙鵲懶耕慵織倦空做古今佳話人間  
剛道隔年期在天上方纔隔夜元卿為之心醉留其  
家半載盡客囊索銷贈之而歸其後朱晦菴以庾節  
行部至台欲撫與正之罪遂指其嘗與蔡為濫繫獄  
月蔡某雖備受笞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

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鞠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  
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況經斷罪不  
不重科何為受此辛苦耶藥答曰身雖賤奴縱是與  
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  
汙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辭既堅於是再痛杖之  
仍繫於籍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藥聲價  
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公改除而岳霖商卿為  
憲因賀朔之際憐其病瘁命之作詞自陳藥畧不構  
思即口占卜算子云不是受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  
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  
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即日判令從良繼而

宗室近屬納為小婦以終身焉夷堅亦嘗畧載其事而不能詳余蓋得之天台故家云

### 黃巖水利

宋史河渠志淳熙十二年浙東提勾舉昌泰言言黃巖縣舊有官河自縣前至溫嶺凡九十里其支流九百三十六處皆以溉田元有五牕久廢不修今欲建一牕約費二萬餘緡乞詔兩浙運司於窠名錢內支撥明年六月昌泰復言黃巖縣東地名東浦紹興中開鑿置常豐牕名為決水入江其實縣道欲令舟船取徑通海每船納錢以充官費一日兩潮一潮一淤緣遇旱乾更無灌溉之備已將此牕築為平陸乞戒自

今永不得開鑿放入江湖庶絕後患詳見彭椿年重修黃巖諸閘記

沈作賓留賢碑

宋史沈作賓傳字賓王歸安人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藥之罷去民請于朝借留不遂為立留賢碑赤城志西留賢橋在縣西二十里淳熙十六年為沈作賓建

徐子寅

攻媿集廣東提刑徐子寅行狀紹熙三年除知台州



公至郡訪利病之實思欲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  
為出優有餘地權酤征稅大率從寬明年版曹比較  
上供以台為優或問公則曰台有二弊偶皆得之一  
曰秋苗為鈔二曰軍士虛籍有奸胥增改鈔額照以  
倉籍偽增至八千餘石至以十為百百為千上下蒙  
蔽久矣公既發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  
所容增至萬斛虛籍尤為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  
置籍凡案上親為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  
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台州  
府志職官表其子孫家於台

謝丞相

夷堅志謝子肅台州臨海人元名某為舉子時夢人  
告曰君若改名某則小吉名深甫則大吉紹興乙卯  
歲先用某名赴州縣<sup>學</sup>春補教授金華季翔喜其文既  
中選自是月書季考連占前列及應舉試始更為深  
甫已而不利至壬午復然私自笑曰鬼神戲我如是  
豈非當止於州學生乎乾道乙酉歲議別更名逼期  
復夢前人告曰終不成這回又不得驚而寤仍以深  
甫投牒遂預計偕明年登第久之夢一卒如皇城視  
事快行家者攜一牌刻云御史中丞紹興初謝自左  
史尹臨安鄉人或聞前夢語其友曰此去獨坐不遠  
矣蓋以其嘗為諫官也友答曰吾所知一士子夢得

省榜一冊乃市耕遂急即賣者其上列人姓名盈版而謝公在焉於名下白書刻一相字若墨刻以是推之中丞不足賀也繼而果拜此官擢登樞密相位固可涉郎而進也

密齋筆記采伯皇考未第時謁靈康夢神贈金金魚一

料空中呼為碧落侍郎尉刻時夢崑浦廟神延見七層塔上金書牌相字下有謝某名乃知鼎貴已前定豈容人力

齊東野語壽和謝太后方選進時史衛王夜謝魯王深甫衣金紫求見致禱再三以孫女為託及明則謝后至是歲天台郡元夕有鵲巢燈山間眾頗驚異識

者以為鵲巢乃后妃之祥是歲謝果正中宮之位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時鄧伯允方為侍御史俄而易  
元章除右司諫伯允先為修注以論謝子肅外補憾  
之不忘及除御史欲奏奪子肅二子出身元章亦恨  
何致因及之伯允曰司諫始入言路而亟讐一布衣  
何示人以不廣不若更論二謝如致事明日相繼求  
對元章論二謝駁放伯允論致進卷詆誣伊尹罷歸  
時人謂兩臺諫共彈三秀才蓋指此也

徐淵子

貴耳集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韻度清雅買硯詩  
云俸餘宜辨買山錢卻買端州一硯磚依舊被渠驅

使出買山之事定何年游廬山得蟬詩曰不到廬山  
辜負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亦知二者古難并到得九  
江吾事足廬山偃蹇坐吾前螃蟹郭索來酒邊持螯  
把酒與山對世無此樂三百年時人愛畫陶靖節菊  
繞東籬手親折何如更畫我持螯共對廬山作三絕  
淵子為小蓬朝聞彈疏坐以小舟載菖蒲數盆翩然  
而逝道間爭望若神仙然  
鶴林玉露劉攽之賀徐直院啟云以載鶴之船載書  
入觀之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  
知淵子詞清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花  
生蛟吼鼉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一翁捫虱坐依

約三更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  
對梅花傾一盞又詩成

又徐淵子九日詩云衰容不是秋容好坐上誰憐老  
孟嘉牢裹烏紗莫吹卻免教白髮見黃花一朝士和  
云呼兒為我整烏紗不是無心學孟嘉要摘金英滿  
頭插明朝還是過時花二詩興致皆佳未易優劣  
癸辛雜識竹隱徐淵子似道天台人名士也筆端輕  
俊人品秀爽初官為戶曹其長方以道學自高每以  
輕銳目之淵子積不能堪適其長丁母憂去官淵子  
賦一剪梅云道學從來不則聲行也東銘坐也西銘  
爺娘死後更伶仃也不看經也不齋僧卻嘆淵子太

狂生行也輕輕坐也輕輕他年青史總無名我也能

亨你也能亨

音能亨鄉

梅磻詩話平園周益公在翰苑時天台徐淵子似道  
投詩云翰林帳下飲羊羔客子騎驢渡潮橋莫似雲  
鰲笑浮蟻戴山負粟各逍遙後淵子仕亦至翰林直

院

四朝聞見錄寧皇文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  
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胃以觀天地之  
心真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困學紀聞徐淵子上梁文云林木翳然便有濠濮間  
想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為越教答項平甫云正

恐異時風舞雩之流不無或者月離畢之間

耆舊續聞徐淵子賀謝相深甫二子登科啟云三槐  
正仕人瞻宸繡之榮雙桂聯芳天發階庭之秀出則  
告辰猷於虎拜稽手之際入則訓義方於鯉趨過庭  
之時滄海珠胎發為朝采藍田玉種積有夜光又云  
雖官爵乃公家所自有而世科豈人力之能為謝以  
為議已亦不樂之

檢驗屍格

宋史刑法志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檢驗官指輕作重  
以為有無差訛交互以吏故吏奸出入人罪乞以湖南



正背人刑隨格目給下命於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  
畫唱喝傷痕眾無異詞然後署押詔從之頒之天下

台州札記卷八終